

蜀中方物

三

蘇子知覺

PDG

蜀中方物記卷之七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茶譜

茶經畧云巴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縱之其樹如
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質如栴櫚葉如丁香根
如胡菀其字或從草或從木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
曰設四曰茗五曰薺其具有名穿者巴川峽山紉穀
皮為之呂百二十斤為上穿八十斤為中穿五十斤
為小穿其器有火筴者一名筴蜀以鑊或熟銅製之
在漢揚雄司馬相如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于兩

都并荆渝間矣

爾雅云攢苦茶也郭璞注早取為茶晚取為茗或曰
并蜀人名之為苦茶故弘君舉食檄有茶并出蜀之
文而揚子雲方言謂蜀西南呼茶為葭也

本草經曰茗生益州川谷一名游冬凌冬不死味苦
微寒無毒治五臟邪氣益意思令人少卧毛文錫茶
譜云蜀州晉源洞口橫源味江青城俱產橫源有雀
舌鳥嘴用麥顆嫩芽造成蓋取形似又云彭州有蒲
村壩口灌口茶園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餅小而布嫩
牙如六出花者尤妙又云綿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者

與荊州同西昌昌明神泉等縣連西山生者並佳生
獨松嶺者不堪采撷吳曾漫錄云茶之貴白東坡能
言之獨綿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渴嘗一盞
綠昌明今彰明即唐昌明也彰明志治北有獸目山
出茶品格亦高謂之獸目茶山下有百漚龍潭凡三
長流不竭予詢諸安縣令則以此地上下四旁俱屬
彰明獨中間一寺屬安縣出茶名香水茶晉劉琨與
兄子羣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吾患體中煩悶恒
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即此茶也

華陽國志云什邡出好茶茶經云漢州綿竹縣生竹

山者與潤州同生蜀州青城縣丈人山者與綿州同
又云劔南以彭州為上生九隴縣馬鞍山至德寺棚
口鎮者與襄州同味又云青城縣有散茶末茶尤好
遊梁雜記云玉壘關寶唐山有茶樹懸崖而生芽茁
長三寸或五寸始得一葉或兩葉而肥厚名曰沙坪
乃蜀茶之極品者

文選註峩山多藥草茶尤好異於天下華陽國志犍
為郡南安武陽皆出名茶茶經云眉州丹稜縣生鍗
山者與潤州同又云眉州洪雅昌閣丹稜之茶用蒙
頂製餅茶法其散者葉大而黃味頗甘苦亦片甲蟬

翼之次也

茶經云臨邛數邑茶有火前火後嫩綠黃等號又有火蕃餅每餅重四十兩党項重之如中國名山者其味甘苦大邑志霧中山出茶縣號霧邑茶號霧

中茶

茶經云雅州百丈山名山者與金州同雅安志云蒙頂茶在名山縣西北一十五里蒙山之上白樂天詩茶中故舊是蒙山是也今按此茶在上清峯甘露井側葉厚而圓色紫赤味畧苦發于三月成于四月間苔蘚庇之漢時僧理真所植歲久不枯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沐因以為名山頂受全陽氣其茶

香芳按茶譜云山有五峯頂有茶園中頂曰上清峰
所謂蒙頂茶也為天下所稱晁氏容話李德裕丞相
入蜀得蒙餅沃於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方
與勝覽蒙頂茶常有瑞雲影相現故文潞公詩云舊
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志云蒙山有僧病
冷且久遇老父曰仙家有雷鳴茶俟雷發聲乃茁可
併手於中頂採摘用以祛疾僧如法採服未竟病瘥
精健至八十餘入青城山不知所之今四頂園茶不
廢惟中頂草木繁重人跡希到云

山谷戎州與人啓云庭堅再拜喜承起居清安閣中

小閣皆佳勝東樓碾茶豈作姬闈處耶尚阻叅承千萬珍重

茶經云瀘州夷獠采茶常携瓢穴其側每登樹採摘茶芽含于口中待葉展放然後置瓢中旋塞其竅還置暖處其味極佳又有龕者味辛性熱飲之療風通呼為瀘茶

馮時行云銅梁山有茶色白茸腴俗謂之水茶甲於巴蜀山之北趾即巴子故城也在石照縣南五里茶譜云南平縣狼孫山茶黃黑色渝人重之十月採貢黃山谷荅聖從使君云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

日土人不善製度焙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
州都濡月兔兩餅施州八香六餅試將焙碾嘗之都
濡在劉氏時貢炮味殊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又作茶詞云黔中苑李可尋芳摘茶人自忙月團犀
胯闔圓方研膏入焙香青著裹絳紗囊品高聞外江
酒闌傳盃舞紅裳都濡春味長都濡縣今入彭水
開縣志云茶嶺在縣北三十里不生雜卉純是茶樹
味甚佳

劔州志云劔門山顛有梁山寺產茶為蜀中奇品
南江志縣北百五十里味坡山產茶方輿勝覽詩鎗

旗爭勝味坡春即此

廣雅云荆巴間採茶作餅成以米膏和之欲煮飲先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即茶之始說也按今蜀人飲插茶是其遺制

唐書吳蜀供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太和中上務恭儉不欲送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曾公類說云蘇才翁與蔡君謨聞茶君謨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才翁舜元字

偽蜀時毛文錫撰茶譜記茶事甚悉末以唐人為茶

詩文附之

晉張載成都樓詩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杜育萍
賦曰靈山惟嶽竒產所鍾厥生薜草彌谷被岡承豐
壤之滋潤受甘露之宵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
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
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
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唐孟郊憑周况先輩於朝賢乞茶詩道意忽之味心
緒病無惊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錦水有鮮色蜀
山饒芳藜雲根纔剪綠印縫已霏紅曾向貴人得最
將詩叟同幸為乞寄來救此病劣躬白傅謝李六郎

中寄新蜀茶詩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
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
眼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
茶人又謝蕭員外寄新蜀茶詩蜀茶寄到但驚新渭
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翫况是春深酒渴人
薛能謝蜀州鄭使君寄烏嘴茶八韻烏嘴擷渾芽精
靈勝鑊鉚烹甞方帶酒滋味更無茶拒碾乾聲細撐
封利穎斜銜蘆齊勁實啄木聚菁華益損添常誠薑
宜着更誇得來拋道藥携去就僧家旋覺前甌淺還
愁後信賒千慙故人意此物敵丹砂鄭谷蜀中甞茶

詩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裏火煎甞吳僧謾說鴟
山好蜀叟休誇鳥嘴香合座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
淺含黃鹿門病客不歸去酒渴更知春味長施肩吾
蜀茗詞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攪來勻山僧問
我將何比欲道瓊漿却畏嗔成文幹煎茶詩岳寺春
深睡起時虎跑泉畔思遲遲蜀茶倩箇雲僧碾自拾
枯松三四枝

宋文與可謝人寄蒙頂新茶詩蜀土茶稱盛蒙山味
獨珍靈根托高頂勝地發先春幾樹初驚暖羣藍競
摘新蒼條尋暗粒紫萼落輕鱗的皜香瓊碎鬢鬖綠

薑勻慢烘防熾炭重碾敵輕塵無錫泉來蜀乾嶠盞
自秦十分調雪粉一啜嚙雲津沃睡迷無鬼清吟健
有神冰霜疑入骨羽翼要騰身磊磊真賢宰堂堂作
主人玉川喉吻澁莫惜寄來頰

魏鶴山邛州先茶記曰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
反始雖農畷坊庸之蜡門行戶灶之享伯戾祖燾之
靈有開厥先無不宗也至始為飲食所以為祭祀賓
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必祭必見其所祭然况其大
者乎眉山李君鏗為臨邛茶官吏以故事三日謁先
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為然實未

嘗請命於朝也君於是撤舊祠而增廣焉且請于郡
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予
命記成役予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
知所始蓋古者賓客相敬之禮自饗燕食飲之外有
間食有稍事有歡湑有設棗有孺醬有食已而醕有
坐久而葷有六清以致飲有瓠葉以嘗酒有旨蓄以
御冬有流荇以為豆蒞有湘蘋以為錒毛見於禮見
於詩則有挾菜副瓜烹葵叔苴之等雖葱芥菹蓼董
粉滫瀡深蒲落筍無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
時異事殊字亦差誤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

沂六經凡聲御暮之同是音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
于孫沈反切盛于羗胡然後別為麻馬等音於是魚
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
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說且
茶之始其字為荼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之類陸
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敢輒易字文也若爾雅
若本草猶從艸從余而徐鼎臣訓茶猶曰即今之茶
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遂易
茶為茶其字為艸為入為木陸璣謂椒侶茱萸吳人
作茗蜀人作茶皆煑為香椒與茶既不相入且據此

文又若茶與茗異此已為可疑而山有樛之疏則又引璣說以樛葉為茗蓋使讀者督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為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終無有命茶為茶者蓋傳注例謂茶為茅秀為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榷酒唐德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筭則幾於陰復田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既啓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為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

王涯置使拘權由是歲增月益塌地剩茶之名三說
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
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王黼又附益之
嘉祐以歲課均賦茶戶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
之茶租錢至熙寧以後歲入之息驟至二百萬緡視
嘉祐益五倍矣中興以後盡鑒政宣之誤而茶法尚
仍京黼之舊國雖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是安得
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
嘗為茗賦者

熙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

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諸
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自是
蜀茶盡權至李稷加息為五十萬陸師閔又加為百
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
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
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
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
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
有逃亡而免者有投水而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
伐茶則存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

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
諫蘇轍繼言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
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既而摯又言陸師閔恣為
不法不宜仍任事師閔坐罷未幾蒲宗孟亦以附會
李稷罷稷邛州人以父絢蔭歷管庫提舉蜀部茶場
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與李察皆以苛暴著時人
為之語曰寧逢黑煞莫逢稷察

紹聖元年復以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凡
茶法竝用元豐舊條初神宗時熙河運司以歲計不
足乞以官茶博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朝廷謂茶馬

司本以博馬不可以博糴於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茶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刑司封椿又令茶馬司兼領轉運使由是數歲邊用粗足

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主管秦川茶馬二年開大更茶法按中興小曆建炎軍興令商旅園戶自行買賣官給茶引白取息錢所賣茶引一百斤計取息錢六貫五百文改成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

引與茶相隨此即開之法也

酒譜

譙周巴蜀異物贊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按本草文章草即五加皮別名今蜀人重府酒一名皮酒

此即

齊民要術云蜀人作醪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漬小麥麩二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凍釋發之漉去滓但取汁三斗投米三斗炊作飯調強軟合和復密封數十日便熟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人多啖溫溫小煖而面熱也

唐書劔南歲貢春酒十斛采蘭雜志云卓文君井在

邛州白鶴驛世傳文君嘗取此水以釀酒按五代詞
有卓女燒春濃美之句註燒春酒名也又國史補註
劔南貢燒春即是物矣

盛弘之曰永安宮西有巴鄉村善釀酒名巴鄉清郡
國志曰南鄉峽西八十里有巴鄉村善釀酒故俗稱
巴鄉酒也今其地屬雲陽老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
本此

嘉州大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蘇東坡送張嘉州詩
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笑談萬事真何
有一時付與東岩酒是也岑參狂歌行贈四兄云今

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吃酒樓下卧
長歌短歌還相酬陸游詩平羗江水接天流涼入簾
櫳已似秋公事無多厨釀美此身端不負嘉州

古郫志縣人剗大竹傾春釀其中號郫笱酒相傳山
濤為郫令用筠管釀茶藤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
方輿云龍渠縣東十五里有山出藤可以引酒曰引
藤山出釣藤酒又杜詩黃羊飯不羶蘆酒還多醉蓋
以蘆筒吸酒亦引藤之類也珙志縣有木曰酸桶夷
人漬其葉點豆汁為腐又有麻柳其葉似楠夷人粉
以作酒云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

漢書揚雄以疾免復召為大夫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從之學焉

蜀志曰先主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行淫先主曰何以知之雍

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咲而原之

揚雄酒賦曰子猶瓶矣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自用
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
藉酤常為國器托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
言之酒何過乎

庾信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栢
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成
都已救火蜀使何時回

駱賓王春酒詩朔空曾紀曆帶地舊疏泉色汎臨邛
瑞香流赴蜀仙欵交欣散王怡友悅沈錢無復中山

賞空吟吳會篇

高適春酒詩故人美酒勝濁醪故人清詞合風騷長
歌滿酌惟吾曹高談正可揮塵毛半醉忽然持蟹螯
洛陽告捷傾前後武侯腰間印如斗郎官無事時飲
酒杯中綠蟻吹轉來甕上飛花拂還有前年持節將
楚兵去年留司在東京今年復拜二千石盛夏五月
西南行彭門劍門蜀山裏乍聞軍人劫奪我到家但
見妻與子賴得飲君春酒數十杯不然令我愁歎死
李崇嗣絕句聞道成都酒無錢亦可求不知將幾斗
銷得此來愁

杜少陵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詩山銜乳酒
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
甞對馬軍自註云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按韓持國
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至開
樽如對馬軍甞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
馬軍送新酒即是杜詩出處

蘇東坡蜜酒歌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釀
余既得其方作此遺之云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
夫汗流此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
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

瀉銀餅不須潑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
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
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
大似監河侯

陸游蜀酒歌漢州鶯黃鸞鳳雛不鷲不搏德有餘眉
州玻璃天馬駒出門已無萬里塗病六少年夢清都
曾賜虛皇碧琳腴文德殿門晨奏書歸局黃封羅百
壺十年流落狂不除遍走人間尋酒壚青絲玉瓶到
處酤鶯黃玻璃一滴無安得豪士致連車倒瓶不用
盃與盃琵琶如雷聒坐隅不愁渴死老相如

黃山谷云廖致平送綠荔支王公權送荔支綠酒俱
為戎州第一因作詩以紀之王公權家荔支綠廖致
平家綠荔支試傾一栝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潑
醅葡萄未足數堆盤馬乳不同時誰能同此勝絕味
唯有老杜東樓詩又荔支綠頌為王公權作云王牆
東之美酒得妙用於六物三危露以為味荔支綠以
為色哀白頭而投裔每傾家以繼酌忘魑魅之躩觸
見醉鄉之城郭揚大夫之拓落陶徵君之寂寞惜此
士之殊時常生塵於尊勺又示知命弟詞云乍晴秋
好黃菊歌烏帽不見清談人絕倒更憶添丁小小蜀

娘護點花酥酒槽空滴真珠兄弟四人別住他年同
插茱萸又於戎州荅唐彥道庭堅比因三家作酒皆
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往一笑有金菀粽糗二頌熟
倦未暇錄也

宋初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
定其歲課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川峽承舊制
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旣而頗興權酷言
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
惟夔達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
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

南東西路不禁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
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糶買坊
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
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
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
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朝野雜記云建炎中總為緡
錢一百四十萬趙開變法置隔釀民願釀者米一斛
輸錢三十徧四路行其法於是增至六百九十餘萬
緡王瞻叔為潼川漕請罷監槽務許糶賣四川酒課
累減之餘猶為緡錢四百一十餘萬夔路自祖宗以

來不榷酒趙應祥始榷之歲取錢四萬貳千九百餘引鄭剛中為宣撫奏除之眉州志云范成大帥四川議減鹽酒課以蘇蜀民朱時敏白范曰榜賣之法不除則今日之惠有時而盡後時敏為都司奏曰陛下矜念全蜀歲捐上供對減酒課四十八萬德至渥也未減之前元管酒額五百五十萬既減之後今甫七年又增近五百四十餘萬矣欲乞罷榜賣之法而用推排孝宗可其奏

蜀中方物記卷之七終

蜀中方物記卷之八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鹽譜

世本曰廩君乘土船至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為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日為之晦廩君不知東西所向者七日七夜乃以青縷遺鹽神曰纓此與爾俱生鹽神受而纓之廩君應青縷而射鹽神死按廩君宕渠巴賈之先世也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裒嘗至鉅萬初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嘗次如苴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
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
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焉

川西井

蜀都賦家有益泉之利華陽國志蜀郡廣都縣有益
井又有小井十數所犍為郡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
云李冰識齊水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
養生之饒焉郡國志云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
縣以地有鹽井民得採漉為四方賈售之地按廣都
今雙流牛鞞今簡州魏城今屬左綿也陵井監圖經

漢時有山神號十二王女為道人張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陵上有井故名陵州雲笈七籤云張天師經行陵州山中有十二王女來謁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厚薄而納焉王女各獻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獻同柰何乃化十二環為一環徑尺投入地約曰有得者即納之投地地陷成井王女爭脫衣入井以探環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王女遂不得出即陵井也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今每年一淘洗湏歌唱喧聒然後入否則必見王女裸居井中不利淘時或

緮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自有為
掛結者云是王女之靈也十二王女戌亥二神在天
餘十支在井煎鹽至戌亥時水必歇寰宇記云益部
鹽井最多而陵井最大在仁壽縣縱廣三十丈深八
十丈汲以大牛皮囊刑徒充役甚苦後廢陵井更開
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五井二井存曰
營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大業元年開水淡遂廢至
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蒲井在縣南四
十里唐武德初開水淡遂廢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重
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賴賓井石羊井

賴因井○有麗甘井取王女羨麗其塩味甘為名又有聶甘井古塩井也其傍有神廟謂之聶社云○又貴平縣一井曰上平在陵州東北九十三里唐朝日收塩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利偽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塩一百七十斤益州記貴平有主井官有兩竈二十八鑊一日一夜收塩四石如霜雪也○輿地紀勝云唱車廟在貴平舊縣南九里漢朱辰為巴郡守有恩于人及罷吏人送辰到蜀回至此又為立廟以其山近鹹井聞推車唱歌之聲為廟號○寰宇記云井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陵州南百三十三

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觀二十一年崩壞總章二年
重脩偽蜀淺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九斤
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五斗
五升龍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偽蜀淺塞乾德三
年重開日收鹽三十斤一十兩曰稜井在州南百里
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曰律井在州南九十里日收
鹽五十五斤曰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鹽三
十六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曰獠母曰還曰賴
倫曰石烈曰茫曰宋曰桶曰柳泉曰賴郎曰遮曰新
曰董村曰潘令曰小羅曰依郎曰帶已上十六井廢

○井研志縣北二里井鑊山神唐僖宗入蜀時見命
祠之其山俯臨鑊井因以為名蓋鹽神也○寰宇記
始建縣七井曰羅泉井舊廢至宋乾德三年重開日
收鹽三十五斤今存曰塔泥井石縫井賴胡儒井赤
石井賴子井賴洩井已上六井廢○文同丹淵集云
井研縣自慶曆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謂之卓筒
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
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姦恣用鑄琢廣
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豪家至有一二十井其
次亦不減七八邕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

深慮寔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開
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
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實多少數目每
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他州別
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來此傭身
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
則遞相扇誘群黨譁譟箠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
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授一處習以為
常按始建今入井研縣

陵井監圖經云井有玉女廟號靈真夫人乃監司奏

立者若以火投井中即雷吼沸湧煙氣上衝濺泥漂石甚可畏也或謂井泉傍通江海微有敗船木浮出云○郡國志張道陵于此得鹽源因投紙排車引役人唱排車樂祀玉女於井內俗傳玉女無夫歲取一少年擲井中配之否則水竭又云狼毒井有毒龍藏井中及鹽神王女十二為崇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於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及周平蜀宇文貴為益州總管聞玉女之事乃曰吾為媒以嫁玉女可乎於是擇日張樂迎玉女像置於西山神祠云將玉女配山神也是時成都西山有蟒害土人祠之歲

用一童女置祠中鱗吸去則吉不然則亂傷人云

高林茂

雲笈七籤天師初以陵地荒瘦無人安居山川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又云頃年陵井屬東川有張常侍主鹽務于事稍怠而課不登交替後廢留不得解去替人素崇道與虔告於天師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內課足仍煎如舊數無復增矣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

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
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
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
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天雨則陰氣隨雨
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作木盤蓋井上滿
中貯水盤底穿小竅醜水一如雨點謂之雨盤令水
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之為一新而利復舊

文同奏避張陵名狀云臣到本州求所以得名之由
據地志梁以前常為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為陵州因
境內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以

名井後復因井以名州隋易為隆山郡唐改仁壽郡
至乾元中復為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
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為井
之功實非常人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為生
復畏之以為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為井
之事皆慄然如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
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載
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
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
負薪芻操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

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併改戶曹為祠曹王舒除會稽內史上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為郇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為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為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同又奏免陵州井納柴狀云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為民之深害又

而不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
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束當時立
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
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
其柴若常時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
官中緡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
虧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是
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柴一束
其百姓所得貼錢悉為出旁引攬之人諸頭銷使尋
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湏要納乾柴其百姓自

入夏已來以蠶麥務忙不暇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
于二稅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乏少則湏望林
回買生濕雜木翦截齋擎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
例願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
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束生濕
柴也偏州小縣蓋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產而每
年於二稅送納足帛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役
還青苗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諸他
州此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細體問得二三十年已
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燒柴茆若不甚費其價亦

不至高大自許人開鑿卓筒之後郤下至今已及數
百井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童
禿極望如赭縱有餘蘂纔及丈尺已為刀斧所環爭
相翦伐去輸官矣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
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益外並無略
有所獲雖言招召客人將絲絹展博其本監日煎鹽
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
贏餘見在以備客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
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為相
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益乞不於本監支給

召人買樸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羨利臣
嘗試約之除餘利可以需及買樸人外依卓筒小井
課利用五折納錢絹官中並無糜費歲可獲一萬
三千八百餘疋絹帛并見大錢七千二百餘貫及免
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
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盤鹽網役酬
獎尚不在其數內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於
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

川南井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坳灘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

井按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云榮州有
鹽井五十七所朝野禱記云彭山有瑞應井味稍硝
得隆榮鹵餅雜煎之然後成元豐崇寧兩嘗禁止以
食者多病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舊常於此井取水
煮鹽又火井縣西五里有靜邊鹽井皆邛州地華陽
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鉄
官寰宇記蒲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課鹽六萬三
千斤東坡志林云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
清井富順監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

王鸞所開利人為至厚焉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
鹽土人鑛取之名曰鹽崖

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多商旅
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
鑿石以達鹹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
富順監而縣廢管鹽井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
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監最大舊日為額八百餘斤
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清操堂記三榮富順產鹽
其地號為貪泉矣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
年為淡水滲溢灶丁淘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

今塩井十四曰鄧漆園秦家富小新羅米謝家來周
泉狗鳴鶴圓埧羅芹月岩溪口石欄相者是○九域
志云古金川廟塩井神也舊志在郭下井神王姓井
主梅澤神梅姓本夷人晉太康初見石上出泉飲之
鹹乃鑿至二百尺鹹泉湧出煎成塩及死官為立祠
祀之長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
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
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紀勝云清井脉有二一自
對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亂流而
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

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鹹僉
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
牌聞於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黃羅二神按十
州五團記羈縻十州獻其鹽池官後為清井監一統
志亦云長寧治北清井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寒
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通
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敘州近邊之地別
無鹽泉意者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元歲
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
斤按唐筠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南二十

五里亭臺山像若亭臺狀溪邊有鹽井即木桶井

吉州劉立之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者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予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國志定符縣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疑往爭夷帥岑槃木明不肯服疑擒而殺之厚賞餘類乃安今北沙河是也

川東井

華陽國志巴郡臨江縣枳東西百里接胸臆有鹽官
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註水經
云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自縣北
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訟注溪井水矣郡志云武隆
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餘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間有
程運使舟次鵝岸聞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必有
鹹泉駐舟召工開之果得鹹脉是時兩岸薪蒸贍足
民未知烹煎之法乃於忠州遷井灶戶十餘家教以
煮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由是兩岸林木芟雜童
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鹽井一今煎昌元縣

南北五十里并九山側亦有鹽井

荊州圖副云八陣圖東南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
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寰宇記云夔州永
安宮南磧上鹽井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
出夏沒又云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
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
不及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
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
井上無閑綆荊州記云朐臆縣北岸有陽溪溪南有
鹽井百二十所按陽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

水經注胸臆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
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
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王隱晉書地道記曰
入湯口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
水竭而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水經
注建平郡北井縣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
建平一郡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井鎮置大寧監治距
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土多石剛裂不
受陶冶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瓦者無幾突小

不謹輒火飲食旋給不憂凍餒不織不耕恃益以易
衣食按朝野襟記天寧監寶山有洞穴鹹泉流出如
瀑故老相傳其初屬民袁氏因獵於山下逐一白鹿
入洞不見得泉飲之自後置鑊煎鹽蓋神所啓云

夔志曰袁氏遇泉雖不知始于何時然代不乏嗣有
坤貴者藏遺殘誥命三四幅一幅置制防禦使牌前
缺官袁定立補缺職唐僖宗廣明年物一幅勅荆南

峽中益務院大昌置制所牒驅使官袁定立准勅補
催遣官昭宗乾寧年物一幅寧江軍節度安居鎮新
補巡檢將袁萬恭後蜀孟昶廣政二十四年物①大

寧井廟三一曰鹽溪龍王二曰鹽水龍王三曰古祠
龍王○淳化中將作監丞雷說知監事見井場人戶
爭汲強弱相凌多抵于訟乃于穴傍剏石為池以瀦
水外設橫板穿三十竅承以脩竹謂之筧筒蓋鹹泉
初出勢暴不可遏故疏池為墟而三殺之泉流既平
均節入筧無復奔衝不平之患矣至嘉定中歲久弊
滋事聞于朝遣榮州資官令孔嗣宗按置窮訪民瘼
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筧跨溪為茨而分之南
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司其平歲一易筧其
法視舊益詳矣民為立祠號孔長官祠

段氏遊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漆之利宣漢長腰井
塲鹹源出大江龍骨窟中灘名羊門兩崖峭峻鹹源
自出遂煎成鹽寰宇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栢
木曰龍馬曰杉木俱出白鹽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蜀都
賦註充國縣有鹽井數十益州記曰南充縣西南六
十里有昆井即古鹽井也南部志縣西五十里寶馬
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馬人共寶之故名寰宇記
云新井縣武德元年割南部晉安地置界頗有鹽井

因斯立名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玄武縣鹽井二近江水淡煎鹽不成飛鳥縣管井七見煎三井餘塞寰宇云郫縣鹽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煎餘廢志云梓州舊無鹽井有僧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窮及卒土人置寺奉其遺軀為塔祀之每歲暮春鸚鵡群飛塔上至宋猶然

寰宇云涪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煎餘塞又云富國監者本梓州郫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宋

置監以董其事兼領通泉飛鳥等井地去梓州九十里又云通泉縣管鹽井七十四所

蜀記云靈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大同元年於此立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煎一有女徒山在縣東二十五里從閬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徒千人於通泉縣康督井配役遇賊於此乃於山頂置柵禦捍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順鹽井皆婦人推車汲水由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寰宇記東關縣管鹽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五

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圖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陵井監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函半百姓貪利失業長安二年停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千六百二貫偽蜀時井塞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分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

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
亞之隸總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
分隸總領所涪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
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逃
絕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
熙三年楊嗣勲總計棧閣助筒二千鹽由是頓易自
後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虛額十一萬八千

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歛以希課最
於歲額外別役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使以聞
詔悉除之

夔府舊志昔大寧鹽井隸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楊公
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
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閏年加十萬斤為
二百五十萬斤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
運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對曰私井既容其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

運解池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
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堠
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按括本傳云市易司
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
二事如織皆不省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
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
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
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

明日二事俱寢

井法

類要云鹽泉有絞筵引泉踏溪每一窶用一筵其窶與筵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陳郡守作樂臨之井民相慶謂之絞筵節

志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園刃鑿如盆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

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韃此法唯蜀中鐵冶用
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也○

近時射洪士人馬驥撰鹽井圖說云鹽井其來舊矣
先世嘗為皮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塘利饒課
重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
民循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
匠董之凡匠氏相井地多於兩河夾岸山形險急得
沙勢處鳩工立石畫去面上浮土不計丈尺以見堅
石為度而鑿大小竅焉大竅大鐵釭主之小竅小鐵
釭主之釭一也大釭則有釭頭扁竟七寸有輪鋒利

穿鑿興井日北口傍樹兩木橫一木於上有小木滾子以火掌繩鈇末附於橫木滾子上離井六七步為一木椿糾火掌箴耦而春之滾竹運鈇自上下相乘矣匠氏掌鈇箴坐井口傍週遭圍轉令其竅圓直初則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容水無論土石鈇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命起鈇用筒竹一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梢筒末為皮錢掩其底至泥水所在匠氏揉繩伸縮皮散水入挹滿攪出泥水漸盡復下鈇鑿焉次第疏鑿不計功程力大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口大竅告成矣隨議下竹

竹有木竹樺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剝木二片以麻合其縫以油灰覆其隙樺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竹末為大麻頭累累節合下盡全竹四漬淡水障阻不能浸淫迺截去大釘頭用釘梢鑿小竅法如大竅然鑿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曰腰脉水去鹹水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淵涓自見也水有廣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有數然味亦不齊有一担而煮鹽五六斤者有八九斤至十二三斤者顧遇何如耳厥工既就始樹樓架高可似敵樓上為天滾有輓轆聲制筒索吸水如前吸

泥水法而樞軸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木為繫繫有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逆施左揖地右伸右揖地左伸循環用力索盡筒出鹹水就灰芭潑水而煎燒有緒矣轉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厚者則制牛車車狀大力逸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鈇偶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遭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鈇帶火掌篾而墜者以攪鑣鈎出為力易易惟鈇半墮或止墮鈇頭者取之之法制為鐵五爪如覆手狀爪背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纏扼爪木令堅繳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種子鈇不

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撞子釭假道撻伐
垂爪入井爪定所墮釭頭匠氏從上督索撞子釭由
筒中擊木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攫斲釭頭者牢不可
以游滑自匿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
小竅猶關格症然甚者製為搜子以和解其膠密搜
子者鐵條之有啣齒者也未甚者製為漕釭以衝擊
其脂凝漕釭者撞子釭之有啣齒者也支解既析則
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與鹽筒殊科不通其節
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投井中吸泥亦如汲水式蓋
水可以疏通翕受泥則踰節不可是則匠氏作法意

也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灶丁利歸商販富灶任逸傭灶任力終歲窮日疲竭若何而徵輸又告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者有逋負而逃徙流離者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火井油井

蜀都賦云火井沉熒于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王逸少與周益州書彼鹽井火井皆有否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異苑云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

盛矣

博物志云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十道要記云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照路接其光而無炭常璿云蜀郡臨邛縣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方輿云長江縣火井在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隱隱然發於池中少頃

熾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
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

蓬池火井在縣西南三十里。水涸時投火其中。焰從
地出。移時方滅。若掘深一二丈。頗有水出。

陸游跋火池碑云。予昔在征西。幙府嘗得小校言。火
山軍池枯燥不可鉏。犁及地不及尺。烈火隨出。今江
吳間穿地尺餘。則見水。北入閩之。亦未必信也。夜讀
蜀彭君火井碑。乃知天地間何所不有。亦喜彭君之
善記事也。嘉泰壬戌閏月十有五日。

通志云。國朝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

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則焰彌甚撲之以灰則滅
作雄硫氣主人呼為雄黃油亦曰硫黃油近復開出
數井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于井爾蓋由與產雄
硫石脂諸處源脉相通故有此物益部談資油井嘉
眉青神井研洪雅犍為諸縣有之居人皆用以燃燈
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當炬一筒可行數里價減
常油之半而光明無異○予以辛亥齋捧過犍為得
井油少許令人試之信然但其性暴烈不可嚮邇傳
火之時稍不及避則焚其手因為匡廬僧持去以廣
山中聞見

山中園民

其文雖辭不交而理實貫通年以爲常而物以類聚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其味則精本以爲美而詩則出其新其味則不

蜀山方物記卷之八終

蜀山方物記

蜀中方物記卷之九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玉石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其下多白珉註珉似玉而非次王者也子虛賦蜀石黃磬張揖曰蜀石石之次王者

竹書紀年曰夷王燹二年辛丑蜀人來獻瓊玉賓於河用介珪太平御覽云西蜀出黑玉

王子年拾遺記蜀先主琢玉人置其後側玩之宮人妬后亦妬玉人

鶴州志云西海中產水晶石人至其傍喧語則雷電與焉

本草經曰嘉州峨眉山下出菩薩石色瑩白明徹若泰山狼牙上饒水精之類日中照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俗以菩薩光明所感

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太多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

蜀紀周大夫萇弘死蜀人藏其血三年變為碧珠

隋書史萬歲伐南寧夷爨翫請降獻明珠徑寸
大足志縣南二十里寶珠溪貞觀時漁人郭福夜見
水際有光即之有蚌如斗剖得徑寸明珠以獻太宗
賜之積善井碑碣猶存

五金

漢宣帝遣王褒持節祀蜀碧鷄金馬顏師古注曰金
形似馬碧形似鷄也陶弘景別錄云金屑生於益州
華陽國志新都縣金堂山水通巴漢出金砂蜀記曰
金堂縣古有金船沉江之東岸往往有見者按本志
舊懷州前有潭是名金淵唐諱為金水也郡國志云

廣漢有金山縣縣東一水瀨時有金碎珠隨波東注
傍水居人採以為業李膺益州記云金山在涪縣東
長七八里每夏淹水有崩處即金粟散出章陽國志
云涪縣有孱水出孱山其源有金銀礦洗取火融合
之為金銀按涪縣孱亭今之左綿及屬縣也

李膺記云走金山在導江縣堯時洪水民奔是山而
獲金故名宋史慶曆中或言彭之廣碛麗水二峽出
金官者挾富人請置場募採益州轉運使高覲以聚
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非地方之福且得不償失遂
罷之龍圖志云州產金砂在西北九十里水進站界

亦隣于夷

山海經崂山其陽多黃金寰宇記浮圖水在蘆山縣五里從生羗界來水中有孤崖狀如浮圖出貢金又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出夔金所謂漢嘉金也

鹽井志衛西三十里有廢金縣元之金州也界有斛夔和山出金故名西北四百五十里刺紅瓦山下有金縣五村香羅八瓦山寨產金成粒與雲南麗江府接界土官刺馬仁所管又有刺雀瓦山產碎金韋石瓦山產銀礦寧番志瀘沽橋去衛南八十里其水與長汀水交流而下注金沙江是滇蜀爭界處

常璩曰晉壽縣本葭萌城有金銀礦民今歲歲取洗
之梁州記曰益昌縣東山西北有金銅谿出金

方勺泊宅編云黃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但上石則
色白

南中八部志朱提山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諸
葛亮書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韓愈詩我有隻飲
醖其銀得朱提是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
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

續博物志後唐同光中莊宗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
鎔之為金磚銀磚約重三百斤一磚開一竅二人擔

之上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主屬
我坑官吏持而有之儲為一庫建隆中沒入京師斤
兩封緘如故

宋張詠在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為白金張
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曰能即市汞百兩俾煨一火
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
私家立命工鑄為一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殿上用
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禹貢曰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鐵柔鐵鏤剛鐵也史記
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來遠

致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人亦以冶鑄富埒卓氏俱居臨邛華陽國志云臨邛縣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祠

寰宇記宕渠郡之鐵官永川縣之鐵山鄰水縣之隣山銅梁縣之綿谷俱出鐵

雲笈七籤云欲合鐵胤丹者必先辨鉄性擇其善者用之古方多以雅州百丈建州東瞿為上陵州都盧為次并州五生為下又梓柯及廣柳二州所出並不

煩灌鍊即堪打用此蓋自然剛也嘉陵榮資四州所
出功力與廣榔相似而灌剛之時須得百丈者相參
乃堪服用若忠渝等州所出並力薄不堪

老學菴筆記云蜀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而
耐久邛州出鉄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
予親見之

寰宇記羊角山出錫在劍州南九十里兩峯崛起如
角然地鏡圖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鉛錫之精為老
婦人

唐獨孤滔云嘉州利州出草節鉛生鉛未煨者也打

破脆燒之氣如硫黃紫背鉛即熟鉛鉛之精華也有
變化能碎金剛鑽本草雅州出釣脚鉛形如皂子又
如蝌斗子黑色生山澗沙中可以乾采

梁簡文金鎔賦云采赤鑿於蜀壘求銅精於灌濱異
苑云魏時殿前鐘大鳴衆皆震駭張華云此蜀銅山
毀故鐘鳴應之蜀都尋上其事如華言

華陽國志會無縣天馬河中有銅胎以羊祀之可取
河中見存按水經注會無縣駿馬河中謂之貝子胎
銅矣

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銅山之富寰宇記銅山縣本

蜀道銅山鄧通鑄錢處也又有私鑄可蒙賴應三山
皆出銅任百姓採鑄即今中江縣地

錢

說文錢者泉也言如泉之流布也以銅鑄鑄之蜀有
銅官鉄官故泉貨為盛括地志曰雅州榮經北三里
有銅山即漢文賜鄧通處榮經縣即嚴道矣佞倖傳
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權舡為黃頭即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黃頭即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
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即鄧通鄧猶登也文帝

甚說尊幸之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
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
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
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
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李孝美錢譜云鄧
通錢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華陽國志云漢文帝以銅山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
王孫歲取千足卬志云州治南五里卓王孫故宅卽

舊臨邛縣也耕者往往於其地得漢錢昔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方輿勝覽成都通仙井在嚴真觀相傳此井與綿竹縣君平井相通往歲有人淘井得銅錢三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復投井中立愈或謂是君平擲卦錢岑參詩君平曾賣卜卜肆燕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

封演錢譜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蓋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

陳壽蜀志劉先主收成都士衆掠盡府庫財貨軍用
不足憂之劉巴子初曰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
市從之數月而充足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
鈎銅鑄錢以充國用

蜀志補云墓頤山鹿市洞穴中有遊者得鵝眼錢不
知從來按宋畧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言薄而小
秦始中沈慶中啓通私鑄所作也

五代史李昊曰蜀主於劍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
旅用度不足遂鑄鉄錢禁境內鐵置場鬻之以專其
利

成都文類曰宋真宗景德中詔謝濤巡撫利益同九
河張詠議鼓鑄利害乃考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
估用平衆甚便之

元費著錢幣譜曰蜀古用銅錢漢文帝時賜鄧通蜀
嚴道銅山鑄錢是也公孫述據蜀始廢銅錢置鐵官
錢百姓貨幣不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
者竊言王莽稱黃述稱白五銖漢貨言天下當還劉
氏也後述雖滅猶用鐵錢以二當銅錢一劉備攻劉
璋拔成都士卒皆赴庫藏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
一當百平諸物價文曰直百南齊未明八年劉悛啓

武帝曰蒙山故嚴道地有古銅坑可以經畧帝從之
遣使入蜀鑄錢得千萬工費多乃止後周有蜀雜用
古錢交易隋文帝時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
字文輕重如開通元寶之制五代王衍末年改元咸
康又鑄咸康錢然不及唐舊錢遠甚孟氏廣政間增
鑄鉄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分四百為銅六百
為鉄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鉄錢一分
大盈庫往往有鉄錢與銅錢相混莫辨蓋鑄工精也
孟昶夫國乾德四年知府呂公餘慶轉運使沈公義
倫奏揀銅錢計綱以發蜀地上行鉄錢以千二百易

銅錢千又索銅器鑄錢附發仍增鑄銅錢市金上供
然失於裁制物價滋長鉄錢彌賤至以五千易銅錢
一千太平興國四年詔兩稅及諸課利錢率十分輸
銅錢一分時舊錢已竭民間騷擾北客乘時販銅錢
入蜀以一錢易鉄錢十四至有因銅錢三五毀發古
塚剔取神像犯刑者朝廷察知詔仍舊止輸鉄錢人
心乃安淳化五年詔兩川以銅鉄錢兼行銅錢一當
鉄錢十民頗便之咸平三年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
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亦鉄錢一吏卒俸
給舊銅錢一今鉄錢五若交易則鉄錢十為銅錢一

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舟運自荆達蜀蜀素多銅
俾夔益遂各置監鼓鑄歲用均給不及十年可悉用
銅錢矣議雖未行然自是吏卒俸給改用十小鉄錢
之一矣景德二年張公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
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寶大錢十一參用甚
便從之三年行用新鑄銅錢初益邛嘉眉等州歲鑄
鉄錢五十餘萬貫同兩稅課利收市物帛上供因李
順亂罷鑄僅十年又以兵火耗壞至是鑄大錢民以
為利大中祥符七年諫議凌公策等請鑄大鉄錢每
貫重一十二斤十兩以一當十先是蜀中小鉄錢每

十當一貿易非便其後別鑄大錢貫重二十五斤每
一當小錢十三司言民有盜鑄大錢一千範為器用
鬻錢二千故盜鑄者衆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鉄少
則鎔者鮮利故請改鑄也嘉祐中趙公抃任轉使以
蜀錢甚多嘉邛州歲科衙前以鉄科民以炭頗為擾
奏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四年裕享赦書許之熙寧
六年五月轉運司以嘉邛州罷鑄錢久民間闕錢乞
減半鑄與錢引相權從之建炎二年轉運司以鑄錢
數多難於流轉造引數少其價益高奏乞依嘉祐四
年赦文權罷鑄錢十年椿留鼓鑄本錢稱提引價不

待報遂行自是引日益多錢日益銷議者以為恐非
經久相權之制紹興三十一年臣僚奏請復置嘉邛
二監鼓鑄夾錫錢詔下制置司總領所商權乃具奏
以謂嘉州所用錢係撥於眉州鉄場其數不多難以
復置錢監止就邛州置監鼓鑄經久可行利州紹興
監仍歲鑄大小錢共九萬貫尋報可遂以邛州歲鑄
折二錢一萬貫小錢一萬貫總領所給其費淳熙六
年總領李昌圖奏利邛州兩監所鑄錢官費本錢倍
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鈇銷無窮若不更革錢重
引輕必壞引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錢比折二錢稍

增銖兩改鑄折三大錢及將崇寧大觀折二大錢並作折三行使詔從其請逮今行之以為利焉

交子

元費著曰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凡過出納季一貫取三十錢為息其後富民十六戶主之尋亦貴衰不能相償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不報寇公城守蜀乞廢交子不用會城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

議以廢交子為非便請為置務禁民私造條奏甚悉
又詔梓州路提刑王繼明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
初詔從之始置益州交子務時天聖元年十一月也
自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終凡為交子一百二
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準交
子舊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獻公為記時已遷至七
月也熙寧五年續添造一界其數如前作兩界行使
從監官戴蒙之請也每道初為錢一貫至十貫寶元
二年以十分為率其八分每道為錢十貫其二分每
道五貫若一貫至四貫六貫至九貫更不書故熙寧

元年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輕相權
易於流轉於是蒙又請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引
有兩界與官自抄紙皆自蒙始大觀元年五月改交
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曰勅字曰大料例曰年
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藍曰紅團以朱六印皆
飾以花紋紅團背印則以故事監官一員元豐元年
增一員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
匠六人鑄匠六人雜役一十二人廩給各有差所用
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它
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始特置官一員莅之移寓城西

淨衆寺紹熙五年始創抄紙塲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滿納舊易新率千引取錢六十四曰貫頭錢天聖初止三十建炎初增八紹興十一年乃增令數其納換不盡者曰水火不到錢今一界所收併貫頭錢凡一百九十萬道總領所權取以供軍儲所印之數自元豐元年兼放兩界之後紹聖元年增一十五萬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萬道祖額每界以一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以交子入陝西轉用故也崇寧間用兵陝西開拓境土通行引法以助兵費元年增二百萬二

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四年增五百七萬五
千大觀元年增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六百六十六比
至換界以新引一當舊引四引法大壞尋有詔自四
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許換四十四界止依天聖
舊額仍不得越銅錢界建炎二年罷鑄錢復用元符
所增之額三年增一百萬紹興元年增六十萬二年
增一百四十萬三年增五百萬四年增五百七十萬
五年增二百萬六年增六百萬皆以給利夔兩路軍
費七年有旨不許泛印八年以邊報急關增三百萬
充糴買九年以移屯陝西合給糴本及陝西六路新

復州軍衣賜增二百萬增數既多簽書樞密院事樓
照奉使陝西奏禁泛料始定著刑章十年以贍軍急
闕增五百萬十三年以都運司之請增四百萬二十
九年以增招軍兵椿辦犒賞總領所請增一百七十
萬詔從之自後累增五百餘萬凡兩界共為錢引四
千六百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紹熙二年有旨將
八十三界錢引展一界行使增印一百九十萬以償
總領所兌引貫頭水火不到錢之數慶元三年總領
所奏以成都潼川利州三路旱傷制置司減免民間
租賦乞增印錢引以備對補有餘以充賑濟詔增一

百萬逮今合四千九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道
矣而又偽造竊行足以亂真引日益增錢日益銷子
母不能相權然有稱提之法以錢稱提者引價低則
官為出藏錙增價與民市引是也以法稱提者凡民
以錢輸官當拆引則以一貫二百八十為限是也蓋
有錢則有引天聖所印之數視錢以為準者也自軍
興增料鑿空為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猶幸守和議
引之出納有常半藏諸司之庫半流轉於民維持不
壞識者有憂其在軍旅之際乎

按宋史薛田為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

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
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賊守益州卒奏用
其議蜀人便之又云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
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
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
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初主以富民及貧衰不能
償所負爭訟不息仁宗時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
入私造者禁之定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
為額云

交子式

界年

分號

貼
勅
青
紅
年
一
五

頭
字
面
團
限
貫
百

五
花
花
故
花
故
故

行
花
花
故
花
事
事

料
紋
紋
事
紋
背
背

例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書放額數

陽中... 卷... 一百二十...

第十七界

辛	巳	紹	興	三	十	一	年
至	富	國	財	捧	年	并	
金	雞	萬	歲	藤	勅		
合	歡	負	圖	書			
龍	龜	貞	龍	文			
三	耳	酌	泉	詩			
吳	隱	感	鯉	雀			
王	祥	孝	飛				

書放錢引二千三

百七十三萬六千

三百四十貫文

第十七界

癸未 隆興 元

利慶 足 以 生

攀寶 雲枝 捧

上天 鼎 百

皮 苑 圖

馬幣 太來 平西

書放 薦七 珪

錢引 十三 四十

二千 萬六 貫文

二百 千三百

年民日男物花極壁

百三十五

百三十五

丁
舊
雙
方
孟
六
子
青

第
亥

法

龍
圓
嘗
入
罕
錢

書放錢引二千二百

七
乾

行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

三
道

為

捧
錦
還
毬
辭
學

四十貫文

界
三

年
便
勅
地
珠
路
寶
士

第十七界

年源藝枝軍榴械羽

五道之

已事團王諸千周兩

乾丑序

右皋左勅捧鳳逸

貨

葛

左勅捧

羽

果衆超

明葉

扇羽

王皆書放錢升二千三

石

修

車

百七十三萬六千

玉

千

備

四十貫文

器

干

第七十五界

辛善九川孟累書唐	卯治重龜心子累	乾立捧玉梁如	五道經連惠	界七
太	宗	火	水	書
時	外	金	木	土
不	戶	閉	斗	米
錢	三	米	斗	三

書放錢引一千二

百七十三萬六千

三百四十貫文

年常勅環王意修錢

第七十六界

巳乾道九

癸

化

雙

龍

祖

百

舜

伯

國

龍

牙

中

合

五

太

書放錢引二千三

日

黃

擊

太

之

公

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

六

道

舒

捧

草

誓

平

以

老

歸百四十一萬文

九

中

歌

南

文

年

長

勅

花

原

花

風

王

新平

和

心

PDG

年	界	十	七	第	乙
商	二	熙	淳	未	維
勅	農	通	幣		盤
門	捧		龍		魚
衡	龍	度	躍	律	同
藤	量	萬	環	環	連
運	歲	牛	木	侯	武
築	馬	流	說		傳
	版				

言放錢引二千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

百四十貫文

	分	界		
	號	年		
例	料	行	五	頭
印	紋	花	字	貼
印	紋	花	面	勅
印	事	故	團	青
印	紋	花	限	紅
印	背	事	故	年
印	背	事	故	一
印				五

書放額數

新

和

PDF

第七十八界

丁酉淳熙四年

道御之而

龍鳳枝太

纏高帝捧王

漢滕甲鑲金

文百姓

文百姓

文百姓

書放錢引一千三百

七十萬六千三百

四十貫文

二百五十一

第七十九界

年利勅花下子械樓 六 熙 淳 亥 巳

為 義 以 國

棒 玉 吾 金

葉 天 治 禾 垂 舜 金 堯

蓮 金 枝 纏

器 備 馬 車 修 王 宣 周

邊 籌 建 裕 德 李

百四十貫文

七十三萬六千三

書放引二千二百

錦

宋東陽沈立撰錦譜一卷見宋史經籍志今不存所
存者元費著譜耳其畧云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
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
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
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
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縫
造置官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榜曰
錦宮公又為之記其畧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
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

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蒨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為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推髻馱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

散漫遂即舊庶訪司絮已堂剏錦院悉聚機戶其中
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于朝併
府治錦院為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
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
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
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土貢錦三疋花樣俱八答暈

一曰六采
二曰六采
三曰六采
四曰六采
五曰六采
六曰六采
七曰六采
八曰六采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曰盤毬曰簇四金鵬曰葵花曰
八答暈曰六答暈曰翠池獅子曰天下樂曰雲雁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則簇四金鵬八答暈天
下樂三種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真紅百疋曰大窠獅子曰大馬
打毬曰雙窠雲雁曰宜男百花青綠百疋曰宜男百
花曰青雲雁曰綠雲雁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本司須知云逐年番蠻貢
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皂緋二種大被皂緋四色三種中被七八行錦
瑪瑙錦

敘州大被褥雙連椅背單椅背俱真紅

南平軍真紅阜青三種大被褥真紅雙窠錦

文州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曰瑞草雲鶴曰如意牡丹俱青綠曰鴛黃水林檎曰紫阜段于此二種特色曰宜男百花曰穿花鳳曰雪花毬露曰櫻桃曰水林檎曰天馬曰飛魚曰聚八仙

曰六金魚曰秦州細法曰秦州中法曰秦州麤法曰

湖州大百花孔雀曰四色湖州花孔雀曰二色湖州

大百花孔雀俱真紅

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

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李膺益州記曰錦城在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錦宮也號錦里城墉猶在茲問錦於蜀中江城宛然如故而杼袖已不存矣書顧命篇胤之舞衣註胤諸侯國所製之舞衣也按宋利州平蜀縣即古胤山縣丹鉛錄謂舞衣即今川錦此亦茫昧難據然西京雜記云漢成帝趙皇后報趙婕妤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則蜀錦寔見于漢也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

故三國時魏吳皆資于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環氏吳
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魏文帝賜群臣曰前後
每得蜀錦殊不相似左慈傳云慈嘗在司空曹操坐
釣松江鱸魚操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
曰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
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項即得薑還并獲操使
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
契焉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
錦各千疋諸葛軍令云軍中之需全藉於錦華陽國
志諸葛孔明既圖畫以賜南夷又與之瑞錦鈇券是

在三國時而錦駮駮始盛矣

唐宋之世額有常輸而奇裘者或侈勝或報罷存乎
其人如蘇頲以開元八年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
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至一切罷
之故唐書云玄宗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等
蘇頲為太守不奉詔書乃停者也又云安樂公主出
降武延秀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
絲髮烏子大僅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
又韋臯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家則以熟錦衣給
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宋初川峽諸州貢織綺

鹿胎透背六銖歌正龜殼等太平興國七年詔悉罷
之天聖六年春又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明道中
又累詔減兩蜀歲輸錦綺此其大較也

予得諸名流之賦詠者西京雜記相如友人盛覽字
長通牂柯石士也嘗問作賦法相如曰合綦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

覽退而作列錦賦合組歌揚雄蜀都賦云爾乃其人
自造竒錦統繹維頌繆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
左思蜀都賦曰闐闐之稟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
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

錦賦云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
新墨嶂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
崇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
景弥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
之重錦艷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
詠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
遲嘖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疋言濯春
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顏始映玳篋方
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
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

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鸞全分舞
鳳戲蝶時遠嬌鶯欲去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
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為禁柳紅作宮花能
使御尉榮障夫人飭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
家豈若夫齊紈之與楚練細縠之與輕紗王建織錦
曲云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
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迴花側葉與人別惟恐秋
天絲線乾紅縷歲蕤紫茸軟蝶飛叅差花宛轉一梭
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自中夜久睡髻偏橫
釵欲墜垂著肩合衣卧時參沒後明燈起在鷄鳴前

一疋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裏恠錦江水涸貢轉
多宮中畫着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
曲歌劉禹錫浪淘沙詩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
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鄭谷錦
詩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
更貴着歸方覺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
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窠名又布素
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
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
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陸龜蒙蜀錦裙

說云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
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
繡竒妙李君乃出蜀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
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
鶴二十勢欲飛走率曲折一脰口中銜蓂莢右有
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
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
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月流煙
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
浸漏粉蝶

集作粉蓋

塗染盤緹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

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
一一有去處其繡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
綵下製綾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折滅零落僅存此
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
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
後俾喜詩者賦焉

牋

段氏游蜀記云竹維九種牋惟十色成都古今記云
蜀牋十樣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
淺青曰深綠曰銅錄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

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

續博物志云元和中元稹使蜀營妓薛濤以十色彩
牋貽稹稹於松花紙上寄詩謝之其名有松花紙雜
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餘十色綾
紋紙尚在南部新書云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
幅大不忍長賸乃狹之因號為薛濤牋

蜀禱杙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嬪霞光
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
次學士牋則短於百韻焉

唐范崇凱元凱兄弟俱有才名元凱贈兄詩云洛陽

紙價因兄貴蜀地紅牋為弟貧南北東西九千里除
兄與弟更無人鮑溶寄王播侍御詩云蜀川牋紙絲
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學石楠紅葉
不堪書李義山送崔珣詩卜肆至今多寂莫酒壚從
古檀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楊文公談苑云韓浦與弟洎皆有辭藻洎語人曰吾
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為文是造五鳳
樓手浦因寄洎蜀牋贈以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
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渾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石守道以燕脂板浣花牋寄徐合州詩合州太守鬢

將絲聞說歡情尚未衰板與歌郎拍新調牋供狎客
寫芳詞文潞公寄人蜀牋絕句素牋明潤如豐玉新
樣翻傳號冷金遠寄南都豈無意緣公揮翰似山陰
此則冷金牋也司馬君實蜀牋獻太傅同年葉兄詩
西來萬里浣花箋舒卷雲霞照手鮮書笥久藏無可
稱願投詩客助新篇

貞觀故事云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
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
五千番東坡志林云川人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
治作紙名布頭牋冠於天下今六合人亦解作終是

不及

寰宇記益州舊貢薛濤十色牋短而狹纔容八行益
部談資云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
澈石欄周環又屬蜀藩為製牋處有堂室數楹令卒
守之每年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為入京表疏市無賣
者○予庚戌秋過此詢諸紙房史云每歲以三月三
日汲此井水造牋二十四幅入貢十六幅餘者存留
乃作詩云七八百年間陳事若俄頃西川錦江畔猶
有薛濤井朝發春花艷夕沉秋月冷所以可傳故問
人人不省但云造彩牋直貢君王前

元費著紙譜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經為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為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等紙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

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為二。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曰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為布。文為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蠹。鳥為鼎彝。雖云多變。亦因時之宜。○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

景初師厚也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薛
濤本長安良家文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
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
之宴語時韋中令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
為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
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臯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
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
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餘
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二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
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

晚歲居碧鷄坊躬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
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為撰墓誌謝公有
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
綠淺雲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
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耳偽蜀王衍賜金堂縣令
張蠟霞光牋五百幅霞光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
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
更梅溽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為恨一時把玩
固不為文計也○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

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為之其橫視常紙長
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時人便其縱濶可以放筆
云○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售者連四一名曰舡
牋又有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
士牋又半之倣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甲金
銀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
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版皆羅紋惟紙骨柔薄
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蜀牋體重一夫之力
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
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

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
帑費甚多且惟蜀諸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范
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
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
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
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廣都紙有四
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
楮皮為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
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
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龍溪鄉

曰竹絲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
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
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雙流紙出於廣都每
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
也而以為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
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蜀中方物記卷之九終

